



Literature&Arts

锦水

04

成都日报

锦观



2023年10月3日

星期二

情感

## 秋天的菜园

□潘鸣

转眼已过秋分。

我就随了心思,去乡下,去秋天的菜园子走一走、看一看。

川西平原大春收割徐徐落幕,浩浩稻浪倏然退潮,原野大片漏白,天地间空寂而苍茫。这时候,农家林盘边角角那些菜园子,便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隔老远就看得见,这里那里,有低矮的篱棚绕一圈绿畦,在谷穗集体抽离后田野单调的褐黑底色上,坚守着秋季时蔬作物最后一抹绿意。

随意抵达一座菜园子。把视野聚得更贴近一些,这才清晰看见,当下的园中“绿意”,与春夏季节菜地里那种葳蕤勃发、苍翠欲滴的意境已迥然不同。绿植们精气神大不如从前,流露出明显的沉滞、稀疏与乏力,色泽浑浊而驳杂。细观一棵棵菜株,枝头不再有新芽和花蕾绽出,瓜类的盘丝焉巴巴耷拉在架棚半腰,无力继续攀爬。菜叶子从脚下往上,开始一层层泛黄卷边。曾经挺拔壮实的茎秆变得枯瘦,如鼓突的骨节。

秋日菜园中的农作物们,无法抗拒自然时令的更迭法则,韶华过后,整体呈现衰颓之势。它们扎根一隅沃土,所剩时间已寥寥无几了。

在一茬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它们母性的本能却依然韧劲十足,滋养子嗣的能量延续释放。每棵菜株,都在努力迸发余生积蓄的全部爱意。最后的瓜果,被母体紧紧牵挂在枝蔓上,母子血脉相连的通道隐藏在凡人肉眼看不见的筋络里。姗姗迟来的扫尾秋菜,就像村舍百姓膝下的“么儿”,怡然享受高龄母性的泪泪哺饲,承蒙着百般溺爱;况且,还有灿烂的秋日阳光和滋润的晨昏霜露施以特别的恩宠。看看吧,那些瓜菜们一个个养尊处优,被催生得多么丰腴鲜美!成串的辣椒已经红得发紫,原本苗条的黄瓜养到白白胖胖,扁豆肚皮鼓胀像是身怀六甲,苦瓜修成了玉骨冰肌红心瓢,身段婀娜的秋茄子泛动着迷人的雪青泽光,那些硕大的南瓜,形如沉甸甸的金鼓,把身下的棚架都压得龇牙咧嘴了……青春与老迈,劲勃与孱弱,在同一片菜园里相依相偎,相托相衬。

哎呀一声,近处农家院门半开。有乡人背着背篓,不紧不慢走入菜园子,来采收熟透的蔬果。植株精瘦的枝蔓把每一颗果实都下意识抓得很牢,血肉骨内,离别之际总有难分难舍。乡人不得已动用了小刀剪,就像帮助那些母体接生分娩,一举一动,小心翼翼,方得顺利完成采摘。有一些瓜果,品相更出色,也是熟透的,乡人却并不忙于采收。只是以更为赏爱的目光打量一番,轻轻抚弄,捉走护趴在它们身上的小毛虫,再捋开缠裹的藤叶,让阳光空气更通透,尔后就绕过去。曾为乡下娃的我懂得,那是他们护留的菜种。菜种还要在母体枝头继续养精蓄锐一些时日,直到瓜豆红黑黑的结籽硬硬得像细铁丸,直到丝瓜织出圆圈的纱网,直到葫芦挂成坚硬的瓢……太多的种子都隐伏于瓜菜体内,炼丹一样臻于炉火纯青。下一年当季,种子们将担负承母业的神圣职责,延续这一块菜园的蔬果香火,成就新一轮欣欣向荣。

采摘的同时,乡人会顺带带园子里苍老的菜株们剔除枯枝败叶,把夜里刮风吹走的窝兜扶正,再手足并用把根部泥土夯实。哪怕这些田间之物生命已经倒计时,乡人依然满怀怜惜。眼前高高低低的植株,是春天里他们亲手撒播栽插的。他们给了它们“生”,呵护它们“活”。披星戴月,不辍耕培,日复一日的艰辛难以细述。田间之物缄默无言,却深深懂得知恩图报。于是,一拨一拨的蔬果,从肥沃的菜园里源源滋生奉出。乡人与菜株们朝夕相处,物我互融,惺惺相惜之情与日加深……忙完采摘,乡人又挑水桶去溪边汲来清水,在菜园里一厢一壑地浇灌,什么肥料也不再追施。这当然不是农家抠门,庄稼与人一样,老了,过富的营养消受不了,唯有清淡最是最好。缕缕清流,为老迈的植株施以最后的能量补充。

“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忽然想起《时间之书》里的句子,想到世上诸多的因果,想到生命之间的种种奇缘。心中一阵温软。



溪岸鹿鸣

赵蕴玉

绘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 银杏坪的千年银杏

□冯荣光 文/图

名木

从邛崃市火井镇沿崇峨山蜿蜒起伏的乡道,穿过一片片茂密的竹海,绕过高低错落的树丛,来到一个四面环山幽静清凉的山村,下车便能见到路旁山坡上高大浓密的桢楠林,兴福寺就掩映在这片绿荫之中。斑斑驳驳的阳光洒在兴福寺山门台阶上,石砌的艺术雕花赭红色山门显现出寺庙的古朴、庄严、稳重和悠久。大门有一副楹联:“古寺古佛千林亘古,名刹名僧万载留名”,与山门重檐叠砌的石墙上精雕细刻的艺术花饰浮雕,两侧蹲坐的一对石狮相辉映,给人一种佛门重地、涤尘静心的深刻印象。



2023年,经抢救后的兴福寺银杏

这是一座千年古庙。兴福寺始建于唐武德年间(618年),其后,毁于朝代更迭的战火中,成为废墟。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重修寺庙,得以延续至今。古寺以山形而筑,庙宇层叠,屋脊高耸。山门后面是一座木质古戏楼,四壁空空,只余戏楼框架。想当年,这里锣鼓铿锵,戏台上出将入相,一年内有好几台庙会,成为四方百姓酬神娱乐、聚会看戏的重要场所。“刘邦与项羽今何在?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如今,戏楼冷清了,衰颓了,再无戏迷茶客坐拥台前,击掌喝彩的热闹氛围了。

兴福寺所在地名叫莲花山,因山形地貌颇似一朵盛开的莲花而得名。兴福寺正好处在莲花的中心,又当邛崃通往夹关的茶马古道要冲,自古以来便是川西名刹,客商不断,香火不绝,现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寺庙内外古楠森森,荫翳蔽日,犹如一层层绿色的帷幔将寺庙紧紧环抱。在寺庙后面半坡上,是一片遮天蔽日的桢楠林,在状如天盖的桢楠林中有一棵硕大的银杏树,特别显眼。这是2019年12月成都市人民政府挂牌的“四川省古树名木”,编号:51018300454;树龄:1500年;保护等级:一级。据此推算年代应为隋朝末年所植。

古老的银杏树犹如一部泛黄的线装古籍,触摸它沧桑的树身,就犹如翻开了一段尘封的隋唐火井千年历史与银杏坪千古地理论奇踪,充满了奇幻和玄想。“火井”乃天然气井,古人却视为罕见奇观。蜀人对天然气的利用,最早见于西晋张华《博物志》:“临邛火井一所,……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亮丞相视之,后火转盛”。人们利用“火井”(天然气)熬盐冶铁,蜀汉三国时,诸葛亮曾亲临火井视察盐业生产,后人称为“诸葛井”。盐铁作

为历代王朝重要经济支柱,都是“官营”。隋大业十二年(616年)特别设置火井县,将火井煮盐纳入县级行政直接管理。袁天罡被任命为首任火井县令,主管盐业生产和统销。由此,火井成了蜀西重要的经济开发区。

袁天罡益州(成都)人,隋末唐初著名易学大师、玄学家。唐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李世民听闻其名,征召入朝,屡次向袁天罡咨询国运、人事等预测事宜,由此朝野传闻,名满天下。

袁天罡在火井县令任上,曾来到莲花山一带勘察风水。他的祖上葬在成都,袁天罡来莲花山的目的,是要为祖上迁葬寻找一块风水宝地。袁天罡见群山环抱中坡地上有一坪,地理位置甚佳,正居于莲花的中心。袁天罡相中了这块宝地,并亲手在这块半坡小坪上种植了几棵银杏树,作为祖先墓地的标识。以后,这几棵银杏树蔚然成林,风景迷人,方圆百里皆知。袁天罡仙逝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里叫作“银杏坪”。

久闻兴福寺有棵千年银杏,早就意欲寻访。2019年夏,在人文历史学者林德伟先生带领下,我前往火井镇银杏坪寻访这棵传奇古树。林德伟先生与兴福寺释镇法住持曾有交往,经说明来意,住持带着我们去看寺庙后面的那棵银杏古树,当我走近这棵银杏时,眼前所见,让人十分震惊。那种惨状,完全超乎我对这棵古树的所有想象。可以说,用两个词来形容:体无完肤,惨不忍睹!

兴福寺银杏原本魁伟壮观,生机勃勃,木秀于林。在一大片百年桢楠林中,高俊枝茂,古雅奇丽,无树能与之相比。它孤崛一树,在兴福寺山林中生活了1500年,看惯了许许多多生死,然而,隋唐时代与它同

辈之树,没有谁能幸运地陪伴它走到今天,天的天,折的折,伐的伐,枯的枯,早已灰飞烟灭,不见形影。寺庙内数十棵30多米高的桢楠,均为明清时代所植,树龄最大的不过三四百年,在它面前纯属“小字辈”。

这棵银杏的命运,让人伤悲;如此惨状,让人如心剜似的疼痛。

释镇法住持告诉我:“这棵银杏多次惨遭雷打火烧,最后只剩下这截残桩。”银杏因天灾和人祸遭遇毁灭性的伤害就发生过两次,说哭啼啼不已。

一次是1973年12月,兴福寺遣散僧众,寺庙荒芜。两个放牛娃为避雨躲进中空的树干点火取暖,结果引发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烧毁了主干和主梢。《邛崃市志》(1986—2005版)也有记载:“(银杏坪银杏)树龄逾千年,树高18米,胸围889厘米。主干已空,能容10人。4米处发杈,主梢枯朽。主干和主梢于1973年12月遭人为火灾。”

另一次是1989年,兴福寺开始恢复重建。那年夏天,银杏经历了最残酷的生死劫难。那夜,雷雨交加,暴雨如注。一道道闪电像银蛇一样划破夜空,如恶魔狂舞;一声声惊雷,搅动山林咆哮,溪水惊悚。一道道火光向银杏袭来,整个夜空像天魔下界,疯狂地摧虐着这棵银杏。银杏凭着壮硕的身躯,迎着这场生死之战。电光、霹雳越来越猛烈,一道更耀眼的闪电,像一柄惨白而残忍的利刃,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炸雷,银杏被拦腰劈断,巨大的树体轰然倒地,基部也被劈得四分五裂……

这一场恶战,让伤残之身的银杏从此大伤元气,树身上只剩一孤枝兀然向天而立。

1989年银杏遭雷击后,当地政府和林业部门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给古树

加支撑,固根基,砌筑堡坎,安装避雷装置并悬挂“名木古树”牌公示于众。

2014年4月20日早上8点,与邛崃市毗邻的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了7级地震,波及火井镇。兴福寺地动山摇,狂风呼啸,地震波将银杏残存的10余米高的独枝彻底摧断,整个银杏树只剩下3米高的空心残桩。

眼前这棵银杏,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空洞的树心呈现出毒火焚烧后的炭黑痕迹,生命的年轮早已化为了尘埃。树身四分五裂,高低不一的残片依然倔强地紧紧环抱成一圈,保持着古树高贵的尊严。它犹如一尊王者,身躯已废,灵魂犹存,形散而神聚。

银杏的遭遇,让人心疼;多好的一棵树,风是你的歌,云是你的步,无论白天和黑夜,都为人类造福……

“根蟠黄泉下,冠盖峙云天”,大自然的玄妙和神秘,有许多解不开的信息密码,让我们无法获取真相。

由此观之,除了人类对古树的砍伐外,千百年来能躲过雷劈电击而遭火灾、山崩地裂而被摧折,洪水泥石流而埋没,病虫害危害而死亡的千年古树,在当今稀之又稀。

这棵银杏的命运,再次引起林业和园林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实施《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三年行动方案》中,成都市林业与园林部门技术人员和工人赶赴现场,对古树进行救助。看到古树的现状都很震惊,经检查:“树还活着,但非常脆弱……”

2022年,经过前前后后近半年的抢救,园林工人对古树做了清除腐质、杀虫灭害、根除寄生物、塑形修补、树身防腐等复壮技术性工作。为了保护根基,重新构筑了挡土墙。对根部施加复壮专用促根剂、水肥和微生物菌肥,保证了古树充分的营养,促进根系成长。重新更换树箍和钢架支撑。这一次对银杏的技术保护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人们十分满意。

2023年5月13日,我和摄影家王晓龙到兴福寺再去看看那棵心中牵挂的古银杏树。这一次的观感与上次大不一样了。

银杏树虽然仅存为一具“树桩”,经过整容美容、清污除垢、塑形修补,“复壮”后仍然不失王者风范。它像一尊高贵的木雕,始终保持着应有的尊严。

我敬佩这棵古树的坚强,它没有倒下,意志没有被摧毁。它不屈的灵魂支撑着仍然伤残而挺直的腰身。我为它的命运而叹息,为它坚贞不屈的意志而赞美,为人们抢救古树、保护古树的善行善举而称道。

我发现,在最大的那片残枝桩头上,竟然发出了新枝,嫩绿的叶片清凉悦目,闪烁着透明的翡翠色亮光。大难不死,银杏还顽强地活着,笑傲天地,这让我十分惊喜。那几枝新绿,延续古树游丝般的生命。面对这棵1500年高龄的稀世尊者,我向它深深鞠躬……

# 桂湖香飘六百载,金鸡何堪下夜郎

□宛怀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黄峨《寄外》



新都杨慎家族墓园 蒋蓝 摄



新都桂湖 蒋蓝 摄

杨慎在永昌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作。每到一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情怀。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格。在咏物之中,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难能可贵的是,杨慎仍关心人民疾苦。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海口为由,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时,他不仅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加以抨击,还专门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写信,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

在永昌长达35年的流放岁月里,杨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读书讲学,著书立说上。他办学兴教,教化民众,结交文友。他编史修志,记录云南山川民俗,写了《滇载记》《南诏野史》《南中集》《南中续集》《滇

记》《滇程记》《云南山川志》等史志著作。中间回过几次故乡。由于他乐观豪放,能静心从事著作,他的著作达400多种。他编的《四川艺文志》是研究四川文学史重要的经典;他的《南诏野史》是研究白族历史难得的著述。所以《明史》说: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杨慎为第一。

杨慎从小就喜爱沁人心脾的桂花,在青年时代就在书房四周广植桂树,先后种植400余株。1519年他同遂宁黄峨结婚以后,曾在桂花丛中度过了蜜月期。两人在花前月下散步,议论诗文。黄峨险炙人口的《庭榴》就是在新婚不久写于桂花树下:“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徘徊掩映时。不为深秋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翻嫌桃李开何早,独乘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女诗人在诗中感情真挚地倾诉了对杨慎的无限深情,并且大胆而羞涩地憧憬着在深秋季节结出